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目錄

卷之一

吏部等衙門　京察屆期疏

金明時　察典關係匪輕疏

徐縉芳　貪臣巧避察典疏

王　圖　病亟思歸疏

金明時　險臣穢惡昭彰疏

劉國縉　人言波及疏

徐縉芳　揭貪臣設謀布毒

王　圖　直臣私書鬨見疏

徐縉芳　揭太奸煽禍陷人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六

卷之八

彭宗孟　宦禍日烈黨釁日深疏

王宗賢　愚臣萬懇退閑疏

劉廷元　察典成案已定疏

孫光裕　選郎關係非輕疏

唐世濟　直陳天下危亂之形疏

姚宗文　直剖紛紜之論疏

葉茂才　揭辯奸蒙疑

劉光復　科臣心術奸險疏

金汝諧　修人事以彌天變疏

牟志夔　瀝陳愚悃疏

龔茂才　因疾乞休聞言增惕疏

官應震　父子至情無解疏

過廷訓　朝議漸清秀異不止疏

胡來朝　身病雖歸　君恩未報疏

姚宗文　言路空乏已甚疏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一

汝南周念祖曩父

雲南道御史史記事爲大亂將作直發群奸逆謀以杜禍亂事臣聞古語云國家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此兩言千古不易所以舜有天下先舉二十二人惟恐賢者之不多旋誅四凶惟恐小人之不遠賢者既舉凶人無罪猶不敢謂天下已治已安尚相與咨詢儆戒于二十二人又獨舉五人而重任之故孔孟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皇上試思今日大臣賢者有幾總不過五六人而當事者惟葉孫三臣二臣之言亦不聞朝奏而夕報至被權奸一槩不理是舜用二十二人不足

皇上以五人爲足也舜信五人而猶丁寧弼違

皇上卽二三臣不聽也舜竄四凶不與同中國

皇上擢寇于側任其遠遁誅亂而猶冀其不察也

皇上得無謂君子雖少而小人之去者去伏者伏亦何能爲害不知群奸包藏禍心勾連黨與徼倖一釰以遂傾危其心未嘗一日已也近揭元嵩大猾實造陰謀卽合莽曹秦檜之奸萃之一時亦不能

如其教險[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臣始得之傳言不勝驚異

既見書牘蹤跡情形今閣臣已論冢宰亦稍稍見機

矣寇在門廷戈矛滿地　宗社安危君在旦夕

皇上猶高拱不顧乎夫從古君子小人迭爲負勝有亂

一番小人敢亂即有一番君子整治而亂日常多

治日常少則小人之工于勝君子也今三十年來

秉正嫉邪之賢

皇上既棄不用斷已沉沒而無二十年來節次被逐之

輩奸結聚如蚊窺伺日深其機關可以通[illegible]其術

力可以鎖天其術智可以牢籠一世當此任賢登

虛之時三三君子如晨星碩果不絕尚堪魑魅縱橫讒邪交構哉夫小人實煩有徒所推戴兇兕不過一二臣姑舉其渠魁最著爲

皇上陳之夫

皇上馭曆二十年時當事者非申時行乎寄揭貴交幾危　宗社賴

皇上神明摘發其奸抱頭鼠竄當時黨與如雲斯解此一小人之亂也至王錫爵妨賢病國又甚于時行並封一疏得罪

祖宗公議不欲公然暴著而退當時黨與更寡今其迹

又一小人之亂世又不幾而有沈思孝者出操蠱
張位謀逐太宰廣交言路草疏授人令御史趙文
炳先參選郎蔣時馨以發端此后臺省互爭玉石
俱焚深恨小人誤 國設已出疏檢舉謂時馨原
是清品并條思孝江東之岳元聲目之爲三奸又
言臣疏實思孝所手授一時臺省參思孝者不下
十餘人思孝遂掩面而去當時黨與多繳言者攻
破此又一小人之亂世嗣是而沈一貫當事其機
謀奸詭又并申王朱李而一之謀殺 楚宗巧借
妖書欲傾沈鯉郭正域若非

皇上明察千古不白之獄其黨與又合先后一轍此
又一小人之亂也中有周孔教者御史溫純惡其
黨邪害正欲處之孔教託人百叩矢誓謝過純悞
信而恕之與改前愆孔教反以爲恨傾陷益巧趨
附益工純竟爲孔教所賣而逐矣凡一貫私人皆
孔教密友此又一小人之亂也至趙世卿獨伏拜
疏生平以附一貫朱賡主楚獄逐涯若寀其罪猶
不止空餉媚 內而已者而黨與驕訛者亦衆此
又一小人之亂也李廷機借群奸之保舉惡衆證
之糾彈欺君誤國其罪亦不止通賄泡漏而已者

而黨與又并串王沈朱四人而續爲一脉比又一一

小人之亂也邇乃顧天埈素行狡奸希圖大物南

科臣段然發之殆盡臣舊聞天埈習心經濟議論

慷慨心竊慕之故段然疏至臣猶以爲苛而駁其

一二既而南中來者歷數天埈居家之醜鄉邦羞

恥都中與天埈久處心知又一一爲其反覆閃爍

情狀臣方恍見之不早幾爲若人而又服然之能

知人也且南北相激是非幾淆并今議論漸息賢

奸較著惟候

皇上畢枚卜補大寮起廢秩允考選諸事次第舉行

庶幾太平之望不意天埈遍走太倉四明吳門之
家伏地痛哭謂二十年來相臣盡被彈射嚇以子
孫之憂受以鬼蜮之計錫爵等亦相獻秘晉相身
家一聽指揮思孝見丕揚起冢宰呂坤推總憲方
爾數中閧天埈謀躍然欲飛駕扁舟三往鄭振先
家與天埈密謀糾合太倉吳門四明共出金錢鉅
萬役合蘇州巨猾翁啟陽并天埈妾父楊洲寫蔺
周松阜會銀五十萬於臨清自蘇州至京師共開
設當鋪七十餘處傳一會合奸謀傳遞消息贈畫
重賓賭結要地謀促太倉出門列天埈入閣其事

先逐向高繼逐丕揚并館中壬辰以前官居硎手之人引思孝為太宰擢孔教為中台而孔教久結近侍熟諳機關向為時行錫爵璫所用因奉
旨日久不使遲留天埈教以鄉紳保留之策賄賣諸壽賢遏請按臣保疏一上希其從中准留三窟既成諸奸得勢兇謀四合大亂將作昨有一金吾述嘉禾素昵於思孝會飲之時思孝乘醉告以秘謀金吾良心不汯反加厭薄將思孝與天埈先後密謀發露於毘陵諸君子并發露于南京科道會此書傳播都人都人見之無不寒心不意青天白日

之下乃有魍魅之輩公然横行也或有疑者謂天埈負此重訴安敢復來是不其然夫晉江不去太倉不辭其意為何向高義不受辱不揚難進易退若兩賢去一時望者群奸必將唆人中以他事一網打盡到此時節則

內旨可徹外言可隔出者出來者來同者用異者伐心腹爪牙當權用事有何思孝不冢宰孔教不臺省天埈不大拜乎柰何見之不蚤也嗟嗟此數奸者當其一發作雖賢良已不堪摧折

國本已不堪動搖今且合謀併力欲舉清寧之宇宙

而翻之欲舉磐石之

社稷而撼之此皆小人之亂較前此小人之亂兇醜異常其禍寧止清流白馬之慘已哉夫忠臣義士何難一死見節惟是

祖宗相傳二百四十餘年之大業玩弄于群奸股掌之上臣不勝痛哭流涕誓不與奸頑戴天履地也

伏乞

皇上奮自爲計大奮乾綱法有虞四兇之誅將廷機錫爵世卿思孝天埈孔教等

勑下九卿科道從公勘驗治其交通誤國之罪更傲

有虞二十二人之選枚卜大寮起廢考選刻期舉

行庶幾亂萌可杜治安可期而風動之化大舜不

得專美于前矣夫奸黨衆盛臣豈不知觸之即碎

第言則禍止于臣不言則禍及于　國與其禍

國毋寧禍臣此臣嘔心泣血而不能已于言也懇

惟

聖明鑒察　　　　　己酉十一月十八日

附劉金吾承禧與高景逸書

前過嘉禾會沈司馬繼山先生篤先世通家之好

推諸賢氣脉之同歡然道舊肝膽盡披深慶　國

有典刑老成具在也但其微意惓惓不能忘情于西北而究其作用似欲仗顧開雍爲前茅耳心切驚懼恐司馬墮顧君術中而不知也大丈夫乃心王室無論貨財妻子即一切人我恩怨是非皆當一齊放下司馬與西北小嫌不孝備知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何足介意而反欲與小人作緣操戈同室哉此必顧君自知事體決裂計無復之死灰無再然之期窮獸萌反鬭之志思司馬公負天下重望而適與西北形迹未融故多方離間百計欺弄司馬心切爲 國則爲不必然之

慮以傷其裵司馬心切好賢則倡一網打盡之說以亂其聽爭先攘臂明欲奮擊于北以取媚于南秘計奇謀實欲挑釁于彼以釀禍于此攻之而勝則長驅席捲而我爲假道之虞攻之不勝則憑軾傍觀而彼收漁人之利嗟乎亦巧且毒矣大抵此君智術甚狡而今以困衡掣逆揣摩愈精往者爲四明謀主則匿身不露而使他人出頭今日爲四明翻案反束身詐降而欲以我攻我假虎之威既重誣乎江夏鶺鴒之計乃再試于嘉禾堂司馬何嘗墮君術中而不知耶昨 先生言司馬公必

不中計不勝慶幸但鄙人過慮寧密毋疎望　先

生偕　涇陽先生及　劉本如丈密切提醒照破

奸謀更致鄭太初儀部勿納其邪以永令與寧使

無此事而不孝有失言之愆不欲其有此事而

國家受無窮之害也近月太宰旁招俊乂獨有所遺

似亦成心不化示人不廣亦望　諸老開誠默導

使之盡撤藩籬共偕大道超然玄覽只為天下辨

邪正更勿于衆正之中再分枝葉同心合德戮力

王家則天下有太平之象小人絕窺伺之萌而

宗社享靈長之慶矣

劉金吾承禧復顧涇陽書

承禧楚之鄙人也少承父祖之訓長藉師友之規葵藿承懷芝蘭願託以是　當代名賢猥辱交游方期淬礪毋負知己昨從邸報見先生與揆宰書微及不佞隨拜手教述不佞去歲盛稱沈司馬之賢疑不佞前者寓書高景老之僞欲借此以自不佞之誣而今不佞更端言之也感刻感刻夫司馬之賢不但往歲稱之即在今日而仰止之心不替也所寄景逸先生書係不佞親筆手書無一字之僞也不佞之誣在增飾不佞之書以傳于京者而

及其子者不具論即沈司馬贈不佞詩有清狂恣父黨慷慨見門風之句葢不佞以父執事司馬而司馬亦以猶子視不佞所從來矣何郄可脩而欲謀附之乎乃不佞寓書於高先生亦自有微見附仰於君臣師友之間而不容已者沈司馬璧立萬仞孫太宰百折不廻皆眞君子也　國之宗臣也沈為先父患難至交孫為先父鄉試座主皆眞通家也父之執友也顧崑山欲結司馬以求通於諸賢又欲借攻西北以取媚於司馬此眞消息也人所共知也即司馬公親謂不佞頋開雍三次通書

於我我奉答之是司馬雖不納崑山之奸而崑山
固有求逼之實矣又云人言近日所用某某必成
宮闈莫測之變云云是司馬雖不備西北之郤而他
人實有挑激之言矣夫程顥蘇軾豈不皆賢但蜀
洛一分而熙豐舊奸起乘其隙遂使黨籍禍與而
宣仁幾致不免不亦傷於往事過抱隱憂恐南北
分而崑黨起乘其隙也玄黃之血害將無已故乞
司馬之敬信而嚴事者密地提醒使之勿納邪謀
共偕大道則 國家之柱石益堅而
宗社之靈長有慶耳伏見先生進啟大字書亦云剖破

藩籬其成一家鄙人之致望於沈亦猶先生之致望於孫固將舉東南西北之郄而盡融之乃敢自侑其郄耶彼偽書者腹中自有鱗甲遂致失吾本旨耳即如胡隆字不佞雖不相知然九年司理有大功于地方郭宗伯昆仲嘖嘖稱之不佞固郭之未友也何故鑿空巧詆張褎態則風馬牛不相及矣人各有懷而借不佞以行其意我自有書而人改竄以亂其真傀儡無識為人舞弄則有之若謂不佞舞弄則不敢也妄意微言解紛而不圖有蘇張之事唯知捐糜報國而不虞動仇忌之兵媒

集中傷爲人誣陷則有之若謂不佞有所誣陷則必不敢也夫不佞之敢不敢亦何所據據在原書此外添揑改竄之書則添揑者改竄者自當之不佞所不及知也不佞初幸樗朽之質爲東林諸先生收而深懼舞弄誣陷之名爲東林諸先生玷故不覺喋喋如此唯先生精察而少爲之白

以上二書乃金吾自刻以并行一書者其後一書刪

崇蘂山先生轉寄

郭明龍先生書其如左

昨從諸傾談拜領玄言饑渴之念不覺頓舒方今南北紛争默奪潛移全枉臺下嘉禾事體與門下宣言尚未詳盡冊次無闕有終不能釋然而去者謹以始末再陳之往過嘉禾會沈繼山先生座間抵掌時事卒然問曰子楚人也去江夏甚近知郭宗伯與顧開雍論德交情若何禧應曰此事知之最真兩君氷炭不相入也方四明搆妖書傾陷宗伯時姚給事文蔚實主其事顧與姚同館莫逆也秘畫奇謀顧實戎首宗伯罷歸傾國相送而顧獨不出京中縉紳所共見也即此事而氷炭可知矣

沈公默然既而扼腕歎曰天下事且將壞矣兄過江夏當爲言之秦人掌銓首先推轂寧陵雒州若曹何用將構江克之禍舊時宮僚皆𤼵紛矣禧竊訝其言之驟也姑應之曰如此討將安出沈曰顧諭德有心人也彼能排擊關中關中云而國本安宮僚固矣禧佯應曰此舉固奇第顧君方負天下重詬安能驅使言路沈曰不難吾邑舊令尹太初鄭君時望所歸而諭德所親也力以胡給事張寀應

斡旋于內若等力能辨此矣嗟乎承禧於是始得
而窮其源益覈天坡窮究極險逆理亂倫江南四
郡素有曹操楊廣之稱一旦決裂不忍其身與四
明俱敗而雄心終未戢也常欲合其餘燼再張虐
焰橫視宇內四明所深忌而切齒者惟閩中與江
夏耳四海所傾心而深服者亦惟閩中與江夏耳
故陰比鄭振先以肆行其奸而陽借郭宗伯以號
令于衆以爲事成而秦楚兩敗遂可復燃四明之
冷灰即不然而秦楚相持亦可坐收漁人之利至
二虎交傷而亦莊子之計成矣鄙人過計竊密勿

踈望台芠偕運陽景逸先生密切提醒與破群奸更致鄭太初勿納其邪以永終譽于太宰前開誠默導使之盡撤藩籬共偕大道以爲天下辨邪正更勿于衆正之中再分枝葉同心合德戮力王家則天下有太平之象小人 絶窺伺之萌而

宗社享靈長之福矣

戸科給事中徐紹吉爲京察伊邇分理需人懇乞

聖明亟　諭責成以重　大典并陳愚見以備採納

事職惟　國家京察之典六年一舉所以甄別官

邪風勵在位法至嚴重矣第非稽詢之預則賢否

未易周知必職掌之專斯嫌怨無容規避故大臣

職要小人職詳舊章具存幸由惟謹奈何今日分

理之人尚泄泄也近見吏部催督考功司郎中張

養才勒限赴任隨奉

俞旨無容再瀆惟是六科十三道均有咨訪之責而

吏科河南道實掌會議之衡使漫然無所主持是

衆爲政也必待竭歷于臨事恐聽易熒也豈臺長偶病催疏未陳而六科比肩誰爲總憲查之往例時日已迫不應坐視而綫圖也不知今番察典較諸往昔尤于 朝端治亂大有關係更宜不厭詳愼者職竊有欵欵之愚敢臚列爲

皇上言之一曰採公論職聞公論即

主權也必 朝廷之舉錯與天下人心之是非合之始成其公嘗觀曆年考察惟癸巳乙巳當事者秉直持正不避權貴最稱公道後雖有曲庇私人阻撓鼓衆狂逞其間者然竟無如公論何也於時士

察之功司與持論之臺省迄今起用方隆卿府虛
左而曲庇養鼓者安在哉此亦察典得失之林矣
兩年來言路宏開糾彈幾遍奸貪之輩自墮生平
即羣議之紛業有定評可謂邪正是非瞭于觀火
者矣顧狐兎之多寵以致訛言之煩與流傳藉市
提擬聽視職以爲四海人心盡萃于　輦轂各衙
門清議湛然若山泉但願
皇上勅任事諸臣虛心博采無黨無偏以借蕩大道
之公耳二日操平心替人用治道去其太甚而綜
核之過和氣必傷矧于人才進退而奈何以小節

過求之故一事詿誤不害其他長一言少乖豈病其樹立邇因人情變幻局面屢更是以趨時者多信理者少或有涉世方新而意氣激發者矣或有生平侃侃而職偶偏幻者矣又或有从李微嫌遂蒙不避已經懲創尚懼吹毛者矣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所責持衡者以平恕之道行之總計六年官評始定之時輿論固毋令稂莠漏網亦毋致微眚株連倘于中不辨真僞不分重輕一遭挫折便作焦桐頹韻　國家培養士氣之心長後來脂韋巽愞之習其爲蕩乎　盛治之累多矣盖愛惜人才亦

莫非所以爲　社稷計也三曰禁中傷夫衆口爍金三人成虎萋菲貝錦之嘆所從來矣每值計吏之年私揭暗投中傷不少京察外察時會有禁無名揭帖于科道私寓識得即焚之心識其人後果降處嗟嗟唯其說之行故頹風不可熄耳且曩者揭害之端多市井小人或山人墨客爲人報怨今則縉紳中稔爲之矣故有同官同事自揣不免則無端詆謗以重人罪而潛爲脫身之計抑有勢位相逼才智相猜含沙假手而陰肆傾陷之謀羅織者利于兩敗要挾者幸于兩全此等巧險令咨訪

拾為奇貨而不覺混淆臧否變亂黑白良非細故
宜　敕行厰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蚤夜密
拏治以重罪凡見有粘帖卽許登燬庶奸囘屏迹
而衡鑑愈眞矣四曰破額例職觀考察各衙門俱
額有成數見任者若干員離任者若干員持籌按
牒沿為成例此雖斟酌于人情多寡之當然必非
祖宗之舊也職以為去奸欲盡而善類宜全如某衙
門不肖果多何妨于倍處如某衙門人皆稱職奚
必于取盈況乎以事權竟崙之署與清閑株守之
曹程量功過其災凉厚薄亦大有分矣乃數盡在

彼即瑕疵垢穢畧而不問數缺在此雖言語文字
並坐督尤主者或秉震疊之微權止欲示人以不
測之威福而豈其若是一成之不變哉此亦當通
融議處以破拘攣之見者也夫由職前二說誠有
切于救時之亟務由職後二說不過申明往日之
常談娓娓豎儒自慚譾陋竊妄擬于一芹一曝以
仰裨
皇上勵世之人典耳伏乞　先諭該部院責成分理
諸臣應任事者任事應趨程者趨程悉心體　國
協贊休明更將職所條議　垂神省覽如果朴忠

可採　勑下兩京一體施行庶舉錯當而人心服

和氣流而泰道光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庚戌九月二十七日

戶科右給事中王紹徽爲京察届期敬陳末議以佐大典事臣惟國之與立以賢不肖各得其理故人君簡賢絀不肖善善固長而斥惡尤加謹焉凡以端本澄源而布大公于天下也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京官考察每五年一舉其歛揚淘汰關係匪細巳經在事諸臣條分縷析言之不啻詳矣然尚有隱而未發者臣謹揆之時勢詳度其得失之機撮其四要四不要仰塵

睿覽惟

聖明少垂鑒焉請言四要一要定壓卷之人夫制科

取士先定壓卷必壓卷得人而後衆無異議臣惟舉錯一理也舉有壓卷錯亦有壓卷彼其人身黨群小招權邪佞媚竈乞墦滋蔓蓋難圖矣故共工非虞舜不流正卯非孔子不誅不然舍豺狼而問狐狸是擧者張綱之所竊笑也故壓卷宜定也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二要焚居間之牘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所從來矣故古人于賢者所居恒造廬而請誠以收名定價匪賢用所取衷第賢者以誠信待人每易爲其所欺況其傳授增加文書糾紛者娓娓不可勝記也即如往者考選之

定一函至而覔者紛起至今嘖有煩言不無爲盛世之累夫碔砆混玉昔人所嚴顧乃欲盡庇其黨哉故竿牘宜焚也所以成諸賢之美也三要破調停之說夫遞來門戶分別對壘相攻大非盛世光景當事者有意調停不爲無見聞徐繹芳等謂自古調停爲害其老師不出則已出則當痛處一番以快公論言雖過激再思之是或一道蓋邪正不同方邪之所欲正之所憎邪者利之正者病之宋家之議論多成功少病正坐此故調停宜破也所以息囂競之風也四要掛釐流之語昔唐虞之世

詢事考言而嚚訟譸說不使殄行故能上下輯睦而朝無秕政何至今蜚語之多也無根無蒂鑿空煽搆故出于市井其常也出于朝紳則異矣出于大臣則又異矣始而造言流布熒惑人心今且造成書札投入當路共定傾危之計巧爲一網之謀則何堅不摧何杼不投此許由所以有匿冠之垢伊尹不能免負鼎之辱故蜚流宜辨也所以恤忠良之苦也請言四不要一不要訪單匿名夫律禁匿名見者即便燒毀被言者不坐所以防奸回也今計典訪單則將捜竊異之利道吏部當矣而復

匿名混投何爲者夫科道露章而論列人吏部揚眉而黜陟人皆任怨之官顧作此避怨之事臣竊惑之請自後交單非明註姓名者不收過堂之日其人有单即出其单公議之得實則公棄之不則反坐則挾私報忿陰螫傾陷者䒭由進也故匿名不可不禁也恐其來讒邪之口也二不要曖昧坐處夫律稱凡假曖昧不明姦贓事情汚人名節者有坐所以保善類也況計典推敲風穴終身名節所關尤非眇小其必贓私狼狽士論不齒者而後可其必險狠深刻草菅民命者而後可其必占風

奏事反覆回遹者而後可其必倚傍起家陰謀敗露者而後可凡此皆彰明較著人所共知共見所謂處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是也不然誅名而不察實徇一一曲而閧衆實致令耿介獨立之士坐貽謗訣則國是其何賴焉故曖昧不可不禁也恐其借中傷之路也三不要膠執成心夫曰成心則執而不化我先自蔽也其何能鑑物其必以天下人之心完天下人之事如其人貪則還之以貪南北不必問也其人酷則還之以酷攻救不必問也餘以類推則我無私而人自服若云某雖貪酷清流所

收其雖未必貪酷清流不與一有此念便屬成心即作意圖之恐是非不無顛倒故成心不可不化也恐其中翠狂之魔也四不要毛舉細過蓋自士鮮完行過亦人所時有而有意搜索即中材胡能自免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柰何于人而以一節格之吹毛求疵則刻核之意勝采名不采實則心跡之辨爽得無有以一事之詿誤而遂掩其生平者乎得無有懲創之方新而復追咎其既往者乎得無有爲師友受累而難以自白者乎得無有爲君父忍謗而無以自分者乎總之

皆仁人之所隱而君子所必原也故細過不可不畧也恐其失憐才之意也合而論之行四要而姦邪寒心除四不要而良善安枕卽畢之無甚高論則版築于決隄撲滅于燎原庶幾其有濟焉故敢不厭詳慎冒昧上陳伏祈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庚戌十月

吏部為京察屆期酌議停推科臣以褎鉅典事考功司案呈照得内計六年一舉特在本部與都察院堂上官而咨訪會議則吏科都給事中河南掌道御史與本司共之者也頃見吏科左給事中呂邦耀河南掌道御史湯兆京具疏推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急出視事仍欲本部暫停太常之推以俟事竣誠恐于汴釋擔之念常存則肩事之心不確可為討議詳審矣伏祈部議停推等因案呈到部看得都給事中曹于汴雖經臣部擬陞太常寺少卿然　新命未下舊官未脫自當循職修業不

宜杜門遷延分義所在夫復何辭但恐察期伊邇
若復依舊推　題倘萬一旦夕得
旨致臨期易將非宜合無照依臺臣所議暫停推陞
以待察典告完方敢補牘再　請庚使于汴一意
任事不得藉言五日京兆以辭勞怨之責也
庚戌十一月初四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爲京察届期敬陳末議仰佐
重典事來歲之春又當考察京官一應條例節經建白不啻詳矣但或日久法弛時異習變有不得不申飭者臣等謬與其事何敢不竭其愚夫賢否各在當人黜留關于
國憲其賢者天之所欲用
皇上之所當用非諸臣能以意舍也有如違天而欺君其誰敢乎臣等區區竊以公虛平核四字條布爲
說仰候
聖裁何謂公

天威咫尺神明森布雖有親昵不得以私庇雖有仇
讐不得以私陷况乎有所依附護之以爲援有所
軋忌除之以自快又或因故及故因厚及厚而多
方掩覆之因故厚之懟而對之或暗行屬囑或顯
肆把持或私揭中傷或避怨容隱章章 大典豈
藉以行臆之具首當嚴飭者也何謂虛明鏡止水
可燭鬚眉纖塵掩之而昏人心亦然善心勝者有
餘愛矣惡心勝者有餘憎矣不以一人之見以衆
見則成見可舍也不以一人之論以衆論則成論
可捐也不以一人之心以衆心則成心可化也不

特虛其意見而且虛其耳目誰執偏念以枉縱詖辭之簧鼓哉其必度事外者之心彼無所柴柵也度天下後世之心彼無所煽搖也夫然後激懸不爽而處之靡不當已何謂乎人之善惡原有分數考之者斟酌權衡如分數而止重之一分輕之一分皆于輿論不平如曰今年處其人黨是具崎嶇之見也互鄉有可進之童子何況士紳而囿于地崇伯殛而禹用何況朋友限額湊數且以分平之體拘于類乎岐路眕路或一、切剷削但論各人之身或瑕瑜懸殊或瑕瑜相半或瑕浮于瑜或瑜浮

于瑕多寡寬嚴一以無心行之庠邪憐才並行不悖斯蕩蕩平平之道矣何謂核世風不古人言煩興善譽者粉飾之下皆兩施善毀者指畫之間或僕毋一人倡衆人和納交足以延譽任事或至招尤厚貌揜其奸貪質情暴其小疵可盡懸乎竊意開道訪單須明白顯著有可指據者賤昧影嚮隱情瑣事游揚之詞挑激之語談之亹亹按之茫茫寧可置之即或才位不合所當易置器量已盡所當歇止昔是今非所當議斥滋蔓難圖所當預剪小懲大戒所當示懲亦不妨直述緣由不必粧點

扶同徒起嘵嘵以上皆非新奇之論不過襲鄙堯之淺見冀　大典之稍裨耳夫留一人得一人之用且足以爲勸則其留非濫不則奚取于容奸而愽長厚之聲斥一人受一人之殃且足以爲戒則其斥非枉不則奚取于妨賢而致元氣之斷是在各衙門堂上官之開註者科道之咨訪者吏部都察院之考核者其惟愼參互審訂共期精詳爲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議覆施行臣于汴才識庸謭向曾與聞外計原不敢仍與內計避情求去未嘗省發進

懼擔負之不量退恐推諉之爲尤時日之迫冐昧
供事實倈懍靡措然臣踧就在
御前倘旦暮之間
聖意轉圜允臣辭退其於自審私衷殊爲深幸伏懇
聖明鑒察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庚戌十一月初六日

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爲　內計時日已迫科臣
職掌難辭事臣惟六年京察
朝廷鉅典吏科都給事中與吏部考功司郎中及臣
衙門河南道則共司諮訪以佐太宰總憲之成者
垣有專司事有專主所從來矣今都給事中曹于
汴乃以推陞請假尚在遷延夫人臣所守者職掌
所准者
君命今陞轉給假旣未得
旨而于汴又未聞以病告則　內計司存非汴而誰
向來遷轉易于

俞允故內外計不及並管今有何例可援考之往例

惟有御史曹楷政當推陞之時外計屆期吏部

題留竣事後迺推耳勞怨之事夫豈樂任無奈職司

何矣故在吏部則宜暫停推陞以俟竣事在于沐

則宜速出料理以示急公者也職掌相關一誤並

誤臣安能已于言耶

庚戌十月廿九日

河南道掌道事監察御史湯兆京等一本敬陳京察事宜以襄大典事臣等查得御規內計屆期臺省例有陳言今之所少者非議論也顧官方與世變遷祕衡隨時輕重臣等不欲以議論滋議論而不免慨于中也謹稽故實參以時宜條為四款以

聞伏乞

勑下部院議覆施行臣等無任悚惶瞻俟之至

一專責成在京各衙門俱有堂官為之統率耳目覩記最為親切即有去任而事體在衙門難逃後來之鑒矚故從前條議首重常評中間亦有

同堂共事者而堂纂例應司考務宜各秉虛公共求澄汰藉令堂屬情深同袍誼切通國之口其能掩乎還以評人轉評主者識力謂何矣但應議員數往時亦有參差若必以上次爲例則人數因時消長議論隨時煩簡恐多漏網亦患取盈自在部院臨時斟酌以求無遺奸者也伏乞

聖裁

一廣咨詢察典一事官盡百司時經六載原非一耳一目能周凡在班行之内共以監察爲名

在同心以清仕版勿避怨勿避勞勿抄人之見單勿護已之朋好在差者不得以道遠勘聞爲口實略播糠粃待

命者已經有外計與聞之往例難容推避至于私揭一事向多陽禁而陰用之各宜斷所從來庶幾讒說不行然咨詢既廢口語必繁銓憲總成尚多裁覈各官自宜靜聽公評倘有窺探營求即此便成顯過何辭議處所當與事後阻撓之例並申者也伏乞

聖裁

一破藩籬年來議論既欲收人于一事之中復欲盡人于一地之外遂令徇聲者轉相依附懷奸者巧肆中傷甚非　國家之福也夫王道蕩平無偏無黨君子樂朋是比漁羣豈于比肩事主之中復爲臣分類聚之別今日所評者四海九州之人所言者公廷

主上之事出于天下之公心方成天下之大務就人論人毋見影而生疑就事論事毋株連而蔓引庶本來之面目不混旁觀之肝膽可孚而愛惜人才之意亦寓于其中矣伏乞

聖裁

一重實修世之月旦動輒稱品不知品固可爲耳而不必内行純備心術公平乃爲眞品而久之無改于其品若逢人慷慨以爲氣節望門奔走以借游揚徽色豆簞遺慚衾影聲實相乖名利兼得臣等常以爲僞君子曾不殊其小人此之不可不辨也至于朝有朝論鄉有鄉評尤須參訂方無遁形蓋一時之風議猶易平生之檢點實難當其籠罩以箝人之口不若敦恬以服人之心尤當今仕路之膏肓而持衡者宜以核實

去留之針砭也伏乞

聖裁

[illegible]十一月初七日

寄湯賓齋掌道書　因之吳默

非冬尊既來時輦下戈矛漸巳休息未幾聞一最難結之局虛舟者了了而事內者務如則爲

本朝二百年未有之行徑中流砥柱不可無人且數月後復當大計又邪正消長之關正望年丈入朝肩荷此擔奈何一意考槃堅决乃爾明春之事與往年不同如乙巳諸奸蟠據雖難下手然邪正頭腦甚清若肯擔當一刀兩段更無推敲明春以幾番將結未結之案嘗各路似是似非之人頭緒既多躲閃最易黑白先混業非何難故乙巳之難難

於膽明年之難難於識膽則拚得休了便是識非鑑空無物不能識得透時即素盜時名者極有作手者並從處分了無顧避亦是膽也年文表表臺中若錯恐此一塲大事亦殊可惜幸熟講之

吏部等衙門為京察届期敬陳末議仰佐 重典
事據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等揭前事又據掌河
南道御史湯兆京等揭稱敬陳京察事宜以襄大
典事各具揭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署院事左
副都御史許弘綱看得人之所欲莫若顯庸人之
所惡莫若幽黜而況世風之日益偷也避惡趨欲
靡所不至百生機智百生贊鼓乃當輕事者以三
二月之精神耳目定千臣百人之忠佞邪正而欲
去留當重不爽令人咸信服嚼曰不難矧等以
一人評千百人而千百人還以評臣等臣等以往

日之行事議千百人而千百人即以今日之計事

議臣等藉今稍有不公以負　任使無言上有

國法下有清議將無術以逭罪戾而臣等受

皇上重委昕夕矢心以報　朝廷者謂何敢隕越于

下辱職守以辱

聖明乎然公始于虛卒于平而成于核也夫既不敢

不公矣未有敢作好作惡任己情以為愛憎而不

虛者未有敢偏輕偏重因人地以為低昂而不平

者亦未有敢徇形借影據外貌以定底裏而不核

者若夫風聞易誤且[illegible]混眞[illegible]賢否當責成于堂

官之公私明暗因可概見是非易眩惟協乃公故
諮訪宜專責于同事諸臣而諸臣之推避雷同所
當預禁以天下無我之心成天下因人之務剖削
畛域共偕蕩平則藩籬所宜破也論品必求其真
觀人必以其行跡是心非終難服人此實修所當
重也乃世與時變衡宜隨時多寡軒輊一切本諸
開報合諸諮訪固不敢苛求以戕和亦不敢姑息
以養奸至于後事摭拾之條律有明禁而先事窺
瞯妄計營求者非其織行已彰必其反躬有疚立
心致行即此可卜是又察典之首宜議處者也凡

此數者科道諸臣條之甚悉總之期以至公之心奉至公之法挽士習以正人心而俾機智無所用簧鼓無所施其于平日黜幽之典大有裨益相應

復 請伏候

聖明採擇 敕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庚戌十一月廿七日

陜西道監察御史金明時為察典關係匪輕邪臣
撓亂有據謹列其害見縱子納賄養交諸醜狀懇
乞
聖明速賜霆斷以清仕路以快公憤事竊惟
國家令甲外計三年內計五年用以搜剔奸邪勸懲
仕類典至鉅也部院主持於上吏科河南道考功
司協贊於下即有元宄不得以私意撓亂法甚嚴
也近自
俞旨塋格南北內外九列辰星屈指關中十為盈數
然皆清介正直足以表率百僚為

朝廷砥柱如吏部尚書孫丕揚

三朝老臣鞠躬盡瘁倉場總督孫瑋肩繁理劇畢智竭忠保定巡撫王國辨別貪邪嚴覈屬吏人誰敢以私意求多之乃有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者冀漁人之得利為營窟之深計結交非類戕賊天親血氣心知人人痛憤職有慨於衷久矣近因考功司郎中張養才捧檄入都雅有持平之譽人望攸歸恐王圖亦難行其偏囑職可緘口無言今養才以憂去半月來聞圖與其私人鼓扇鴟張夜行微服不時造為飛語將令平日保貪映邪

諸醜類倚泰山而蝕白日都下喧傳甚可危懼職
竊爲
計典處敢滴瀝肝血首犯鋒鏑浙官拚死一一爲
皇上陳之憶職初冒臺員即聞民謠云王圖王圖不
忖量時到位自上何須晝夜忙兒做響馬樣一箇
寶坻縣供不上職駭而不信豈其身列崇班蹤跡
公輔而甘陷其子爲不肖以自敗衂乎及職奉
命按關採訪官評及科道單開有謂王圖之子淑抃
任寶坻縣時聽信鄉官芮宣芮質田教以重刑威
逼上戶八九百兩中戶四五百兩下戶幾十兩者

有謂索高福臨銀一萬七千兩貂裘二件貂帳一副貂皮百張各色珠寶首飾金獅子琥珀玉石盤盞百餘件見今將福臨隱藏不行解部者有謂徵收錢糧每兩加火耗銀三錢及發解戶每五十兩止解四十四兩累解戶坑家賠補者有謂逼索無措縊死人民韓明吉張二等二十餘人者有謂需索不遂打死韓明彥陳明道畢守任郭世先劉大敘等十餘人者有謂罰監生芮紹堯芮述堯芮陳堯等數次共銀三千七百餘兩者有謂魁八

京城嫖宿院妓被人挾詐千金者此淑抃之不肖或

王圖被其蒙蔽猶可說也至淑抃爲王圖上壽索
監生田茂穎等大珍珠四十兩葉子金四十兩李
樹芳金冠四頂珠箍四條趙國光金首飾一副珍
珠一百顆劉震晉葉子金二十五兩大珍珠二十
兩索千總鄭登雲葉子金三十兩大珍珠二十兩
玉首飾一副索序班張時雨葉子金二十兩大珍
珠三十兩張鵾翼葉子金二十兩大珍珠二十兩
索苑鄉宦金壺一把金臺盞四副皆臚列王圖壽
筵之前爲舞斑戲綵之具者王圖不究所從來怡
然受之此可謂不知乎高淮之任高福臨有妾銀

罷絕稱嬌艷淑抃用心腹快手朱以同翟學詩等
强奪爲妾害其携帶珠寶數多優其名位與其妻
廝王圖明知其所從來聽其繞拜膝前此可謂
爭詣如此類更僕難數更可恨者伊兄王國
纖芥秉正嫉邪冷局　留都洞悉淮撫奸貪
諸狀嘗目之曰賊名之曰假人淮撫斷之書
向心衆論國以洩私憤圖無論公心公道即以
其兄故宜何如抱恨不平者乃淮撫以挐扯挾圖
圖以保護餌淮撫徧解釋於嘗道曲挽回其親兄
國見書怒駡召謂其家人曰你自做閣老我自做

巡撫兩不相涉各行其志已矣勿復言圖見伊兄勢不可回挺身與之爲難賦由筆搆單自手書大僚拾遺駸駸入九戕一巡撫謀一端撥保婿相壓之淮南拔去同胞之手足眞畜類中梟獍衣冠中蔡攸醜矣惡矣芟除已盡蚌鷸旣成因而徧尋羽翼廣樹私交但聞有趨炎附勢背公死黨者多方收之幕中飾其醜穢列之臺省爲渠同鄉後進解經雅薛貞等冷眼覷破恐如丁謂之貽羞桑梓各上書開諭勸其淡於進取審於締交而王圖恬不知省反勾引百端援儒入墨科臣姚宗文一疏良

有深意職就幕中諸客摘其形踪之著通國共棄者得二人焉一爲見任雲南道御史史記事一爲工部改選候

命徐縉芳是巳記事原以八百金懇史萬章過付陳治則倖列西臺後記事恭論治則史萬章面責其背本記事答萬章曰當日八百金你何曾肯減分釐始進不端巳足醜矣既而專意保媚大貪大橫嘗先爲王元翰李三才出力則原疏具在發書爲王淑抃曲庇則原札具在由二由三南宗順之掌家也以五千金入則攘臂居閒牛玄精等保梁永

之大盜也以三萬金來投則居停延盜乾沒王元翰之贓二十擡徐四有胡爺公道之語京分成司禮打點之金六千兩長安有分肉甚均之謠他如簧鼓新進把持考選魏醫官方日新朱長班腹心過付贓私不計其萬千楊致忠史文溪田元德閣璫結義斯文不顧其掃地初與顧李鄭等合為一人繼與徐縉芳等交成八拜奸雄無比罄竹難書此一臣者收之幕下為何乎徐縉芳敗俗汚倫同鄉欲啖其肉喪心塗面徇藏不食其餘藉沈季文陳治則為輿擡人恨兩次漏網侵丁啓濬丁日遴

之血產謠云徐火連天羅列淮賊百萬爲求見保
定之贄儀而功名到手即百萬贓化爲百萬銓勲
矣捃拾淮罪千條爲求媚山東之奇貨而一列西
臺即千條罪化爲千條相業矣林宰有銓司之望
則同鄉同籍可以計除趙用光有持正之言則座
主門生不難刀俎自喬御史將淮上東林保定書
一一點出而保定復書到長安明其反覆縉芳置
身無地日夜拜跪一科臣云前此爲人所誤今後
再不敢相負求其掩飾縉芳七尺非縉芳有等語
三尺兒童傳爲笑柄又其考選後懸差數月而辭

差之日多開夫匠五百名張郎中查係冒破夾打朱委官則又俵官之傑也此亦收之幕下何爲乎長安奕棋千蹊百怪職陛辭巡靑止五六日耳歸而聞其同鄉布金竊去諸訪之名單又聞奸黨朋謀揑造按臣之家報一箭三鵰人人股栗總由太宰八月間發訪貪廉四欵令縉芳五六輩傾奪其魄而久生其奸以故敢出彌天之事裝成徧地之殃廉訪未確未敢指名參究然而頭顱甬借會當滿盤托出耳職記去歲外計諮訪時王淑抃橫肆郊圻祗以王圖魏居當路

勢可熏天人各懷忌器之嫌獨微職少少蹤跡之
淑扑始懼而告病攺教然終以不與察處中外共
嘵漏網今見此遮天蔽日寔煩有徒若職亦僂軀
保妻子不再爲點破任其意之所爲謀之所逞必
且陰霾可以晝蔽魑魅可以宵行死灰可以復然
正類可以網盡天下事尚忍言哉幸有清公執極
之太宰主持辯別萬萬不令小人得志然職亦惟
願職言之不中耳職以踽影孤蹤觸此盤踞大蠹
職身命俱已度外置之榮辱進退又不足言矣不
於王圖身居　禁苑蠶蒙

殊眷不思公忠體國惟知植黨招權立身行已大

約可知職未敢盡言以傷雅道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

勅下部院議勘盡破諸奸不惟愚職得少抒樸忠其

於　計典不無少補矣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庚戌十二月初七日

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縉
芳為貪臣巧避察典挑激要挾懇乞
聖鑒以破邪謀事臣行取考選候
命經年時當　大計杜門緘口可幸無罪忽有臺臣
金明時叅論掌院事吏部侍郎王圖因而及臣臣
與王圖史記事無私交也臣可無辯至橫蟣以敗
俗喪心等語臣同鄉自有公評臣可不辯如所云
借沈季文陳治則為與援臣為今季文已敗矣陳
治則臣羞與之晤面者也丁啓濬丁日進臣兒女
姻林宰以清品而蒙議臣所病汪懷德之失言者

也趙用光房座主臣所終身師事之者也臣未嘗闕列淮賦一字于保定保定見在可問也臣未嘗捃摭淮罪一字于山東山東見在可問也臣未嘗有一語救淮百萬銓敷千條相業明時從何得乎臣素有骯髒之病科臣一段拜跪等語科臣屬何許人乎若臣待罪工曹帶管四差七閱月矣毫無可指摘臣者而第以多闕夫匠五百名爲言計值不過二十餘金卽明時之貪肯爲之乎餘有不可解者臣無從置喙然明時遍身風病氣息奄奄此跡豈其能辨其意亦豈在臣明時蓋自知貪婪無

狀穢跡久彰察典屆期自分不免於是翻覆播弄
爲致死求生之計耳今其疏見在狐媚乞哀者不
具論臣就疏中語稍一點出之其賢王國而詆王
圖也是使其兄弟自相疑也其賢孫瑋而詆王圖
也是使其同鄉之大臣自相攜也其賢張養才之
不受屬指解經雅薛貞之覬破也是使其同鄉之
大臣小臣自相爲難也毀言固明張陷阱譽言亦
陰蓄戈矛務必使舉國紛如聚訟賢否混淆貪廉
倒置明時于是逃于荆棘之中以求旦夕之命乃
復波及于臣臣亦何罪惟是發憤于王三善一書

顧憲成別白適觸其所忌而又借臣爲媚三善之資以營一窟耳夫察典至鉅會通國之公論而受成于主計邪正清濁自有定衡豈假狂遂可倖免如明時者貪汚苟賤人人知之矣張國柱萬金之賄力薦總兵樞屬之口可塞乎兩關將領金甲金劍之索入都輜重四十餘擔衆目之視可掩乎結兵馬爲兄弟衣服靴履皆令置辦倚兵牌爲手足訪事過付公然横行都城之喧傳可杜乎主于盧溝橋等處用委官書手餞馬二人爲腹心恣所攫取每十日進錢十萬畧無顧忌副將參游執贄而

入私宅首飾金銀不計其數長班高聲分付公子
另要一分妻弟妾弟另要一分其子鏡初鏡玄與
沈二等出外挾騙無所不至鄰居觀聽嘈嘈詫異
此尚可謂有人理乎嗟嗟石県山之開鑿恣載
道潘相之庭跪齒頰羞人他如敲朴良民以媚權
璫編派富戶以潤囊橐藉奥援于姚文蔚獻重賂
于司禮監成敬以黄緣西臺種種醜狀未易悉數
乃亦復哆口縱談計典橫扯人以自脫哉臣記己
巳之春籤夢皐自知公論不容㮣林秉漢冀相倖
免明時今復踵其故智乃首拔未嘗受事之人以

籍新咨之口噫計亦太拙矣六載黜陟功令森嚴
聖明在上衆正在列訪貪訪廉自有紀法此非諸臣
靜聽處分時耶臣本不欲有言而明時迫臣不得
無言然臣未敢盡言也伏乞 敕下部院申飭
祖制無令挑激要挾之徒巧肆規避庶 國典以存
公論以定臣無任惶悚懇切之至

庚戌十二月初九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王圖爲病亟思歸人言併至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安愚分事臣自入春以來觸冒風
邪呻吟床褥益嘗六疏陳情求歸田里仰荷
天眷未卽允從頃於本月初七日御史金明時有疏
論臣明時與臣何讐而極口詆詈若有夙世之冤
不可解者此其禍有根而其發有自其來最遠而
其機最深臣自去歲二月間已知之醞釀至於今
日而明時始有言臣之儌福亦過望矣臣兄保定
巡撫與臣骨肉手足恩愛篤摯自少至今未有幾

微違忤令無端被之以惡語至云賍由肇搆單自
手書縱使飛廉惡來狼心蛇腹亦不至此明時何
忍乃以滅絕天理之言爲妄除驅逐之計亦無人
心矣臣子淑抃未任實抵時聞人已設鼎爼以待
甫任年餘以病引去今必欲以逐臣之故横加以
貪横莫解之罪又何毒也臣家本孤寒區區素節
人所共信金珠何物乃羅列滿前爲祝壽之具疏
跡類病狂非復人理矣史記事與臣梓里舊交然
以方在言路相見甚稀徐縉芳行取至京循例投
帖並未接談臣何從而取之爲幕客一臣何見爲

冷署閑官作一幕客非其情矣臣知禍機久伏必
當飈發初秋原欲拜疏即行旋復中止今惟有一
去以謝讐臣者伏望
天恩將臣亟賜罷斥其所列罪狀并求行勘以明微
節倘謂臣罪有重於罷斥臣亦惟屏伏草野以俟
聖斷至於今日釁禍之根發難之自機關線索長安
士紳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天地鬼神亦知之三
尺童子亦能言之臣不敢臚陳以瀆
天聽統惟

聖明照察呂兼白惕悚待

命之至

庚戌十二月初九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爲檢臣穢惡昭彰噴血試辯

譴再列實狀伐奸謀以求

電斷事臣一介寒微蒙

恩拔擢員列西臺日夜思維惶雖報稱苟可披肝膽

以少濟時艱頂踵所不愛也無奈釁積之久建議

孔多門戶横分黑白太亂身家可重

君國可輕瀝血而言而瘢痕巳索于洗垢見隼而射

而毛羽不落于高墉默默三思悠悠兩載臣蓋自

痛還自惭矣即吏部右侍郎王圖者害兄縱子納

賄養交都人士無不痛心疾首臣每與心知偶語

及之輙縮頸掩舌耀州機鋒正熖切弗言之徒隱不測之淵耳臣私自盟心對天日楊繼盛劉臺等夫非人乎廉訪旣眞伺閒欲動而偷單假書之事發則徵臣前茅效死之日矣臣于是誓死捐軀發袖裏之錦囊裂腹内之白麻都人士無不舉手鼓動謂年來昏黒始見青天其害兄一事踪跡逼眞藏身無地恨不能剸刃于臣腹至其子王淑抃之貪縱淫惡臣親臨其上耳聞目擊毫無虧枉特爲史記事等動輙以阻塞梹路箝人之口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人恨淑抃之縱横因恨王圖之沉毒人

人共憤已非一日此皆王圖自作之孽臣一片直腸絶無倚傍不識所謂有根有自最深最遠者何指也

至尊之前大敗之後尚敢矢口掩飾如此則平日之容縱可知又其説事過錢長安有口少俟史記事辦疏到日然後將記事未盡條款一并盡言不諱乃徐縉芳失節之婦不燃之灰鄉黨朝紳鄙爲糞物本不足汚人齒頰臣特點綴數端以發明王圖之誤收自誤耳柰何反嗌人説鬼説夢哉臣趣視蘆溝橋時革去書役十餘名補過上首銀五百兩

又積餘銀二百五十兩備賑頗能振刷之聲援管
御史能言之職可無辨職巡視東城除青差出巡
外僅二十餘日自信無可指摘而職亦不及辨石
系潞官臣費盡苦心彼中舊時院道同官及縉紳
見今在京師者不乏無不以此舉見稱考選一節
則吏部文選司劉一焜侍郎楊時喬俱以江西之
聲望甄別江西之官評果由成敬姚文蔚等進步
臣且以其身爲射的矣臣亦不必辨至張國柱久
任中協頗有廉勇之譽督撫道共推轂之臣因薦
爲第一其推陞總兵時耳有片言居間樞臣樞屬

諱能掩口如以首薦故揑受多贓將巡方之使必
盡廢舉劾而後無議矣閘差舊有盈甲一副自徐
兆魁裁革後其例已絕臣畢巡還京鋪陳冊籍僅
僅數招經過驛遞衙門猶可復核如謂輜重四十
餘損臣卽不肖不知巡方按臣一面考察可一面
需索招猺所屬耳目乎副將叅游不知誰指堂堂
憲臣于武弁體統更自森嚴執贄入宅何異白晝
攫金臣頗自愛何得哆口汚蔑臣長子讀書閉户
頗知向上此輩無可踪跡搜及同年錄見臣妻沈
氏遂揑造沈二而不知臣妻家已絕無孑遺矣見

臣二子曰鏡枒鏡玄遂揑言出外挾騙而不知坎子鏡玄已登鬼籙矣種種不根臣不得不剖明心跡若謂臣巧避察典則知之罪之有公道在果其過蹟真確未聞一疏可逃若僅僅如縉芳等輩端做造風影都無則臣心地清涼及得因而自信況諮訪未必會單尚早部院且無定裁縉芳何謂臣不免此非其奔走權門撓亂察典之供狀耶縉芳跪拜科王紹徽臣疏中尚不直指其名紹徽面語臣曰縉芳反覆乞憐我是謐佐當時何不列名疏中俾得再生折辨紹徽見在可問也東林淮南

眞定保薦諸書巳發明于御史喬應甲之疏而當先尺一為東林攘首功則叛眞定叛山東矣眞定有書與喬御史恨其欺誑背本之狀甚悉喬御史嫉惡剛腸縉芳將何處容躲閃也其他醜態種種有據而槩曰此不必辨談者掩口大笑是其心膽顛而畢獻臣廉訪不虛可槩見矣王圖身為表率甘受若輩驅使假捏按臣鄭繼芳與科臣王紹徽臺臣劉國縉書內云福清當逐富平耀州繼之秦脉漸斷吾輩可以得志等語王圖手錄其書面徽太宰陰中三臣所恃太宰至虛至明無固無我斷

不因若輩惑志顧其設心甚險貽禍甚奢按臣身羈越土敷奏尚稽科臣臺臣災巳剝膚何切無申辨之章今長安市上懷疑不决臣不知其解也葉成莫須有之風波入人不可解之罪寀其他東挑西激出主入奴箇中機括禿筆難盡撓亂察典又何辭焉然縉芳輩不特熒惑一王圖也聞其巧投當道之幕微服匾巾步行屏從非黃昏不進門非四鼓不別去踪跡詭秘意欲何爲此輩腹能螫手力可移山當道諸臣洞燭其奸而竊虞其毒傷妝陰棄故爲是羈縻之術是未可知萬一被其聽熒

信其私智醜正嫉邪多貽事後之口實如天下國
家大事何哉并望
皇上敕諭大小當事諸臣蕩蕩平平無趨詭道臣愚
幸甚計典幸甚臣幼遭貧窘舌耕苦志及祿篆泰
和權揉紛紜調停盡瘁每入夏來便有脾胃之病
旋發旋愈有何風病吏部主黜陟臣衙門主糾彈
體統原無偏重何敢媚王三善至縉芳居鄉居官
貪淫諸不法狀臣若再爲臚列恐縉芳輩死有餘
愧伏乞
皇上速將臣原疏并縉芳等辨疏　敕下部院分別

議處庶公道昭明邪謀少熄臣即屏逐林泉有餘
榮矣臣不勝悚慄仰望激切待
命之至
庚戌十二月十二日

貴州道監察御史劉國縉為人言波及謹陳大畧以折姦謀併乞罷臣以安愚分事臣與同臺臣鄭繼芳及科臣王紹徽雖係同年同咨臭味相投然卒未嘗有一次杯酒相邀以結私欵惟是相會接譚間則未嘗不以肝胆相傾許以忠義相激發每謂丈夫處世食人之食則憂人之憂信心而行此頸可斷若區區傍人門戶隨人口吻斯全軀保妻子者之圖毋廼人臣之戮辱而有志者之所羞稱乎因共矢此盟勿相負也比鄭繼芳奉

命按浙而臣與王紹徽共事春明彼其承役齎奏之

便門不無一二書信相通然皆可以懸之 國門
與衆[illegible]至 朝端人品之忠佞邪正尤臣等之
素所留[illegible]爲終身從違之準者如輔臣葉向高
之公忠憂[illegible]如冢卿孫丕揚之骨鯁匡時如眞
定巡撫王[illegible]疾惡郎廝養走卒皆知之臣
獨何見而[illegible]郎三臣果得甘心醜正讐忠
名教所罪臣[illegible]于何地此可不辨自明忽
二日長安道[illegible]郎御史寄書與臣及科臣
王紹徽大約謂[illegible]耀州當次第驅逐須斷
秦脉然後吾輩可以得[illegible]語臣聞之不勝驚駭

因拜客遍問之則遍能言之皆云五鬼作祟伎倆以成而尚不知耶臣問五鬼爲誰此書何在則皆云徐縉芳等夜聚曉散合謀于王圖之家有日矣長安呼爲五鬼造成假書圖手録一通送之冢宰灾剝膚矣而尚不知耶臣聞之且信且疑以爲言雖有據終屬風聞臣等可誣公論難掩因置之有愛臣者曰而不言則其書眞矣臣笑應之曰諺不云乎事果有說將大事果無說將罷且縉芳等誠何足惜　計典在邇恐卒動冢宰則事去矣客唯唯而退復有老成人教臣曰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憾果何人耶臣益心服謝之無何
御史金明時參王圖之疏出有假捏按臣家報一
箭三鵰之語臣駭曰流言遂可聞于
君父耶然以發難于浙有犯時忌臣心殊不暢越二
日見王圖徐縉芳辨疏皆不照此款且冢宰向王
紹徽云書誠有之然尚多不止此紹徽因索觀之
不與且曰見之則其說長矣葢恐臣等之有言也
然臣實不欲有言以傷雅道無柰徐縉芳之辨疏
放肆無禮以致金明時復有言且咎臣等之不言
如臣終不言而長安市上懷疑不決誠有如明時

之所云矣夫鄭繼芳寄此書與臣等此何等機密事臣等甞何等謹秘收藏而繒芳等何自而得之豈眞有五鬼神通入人室攫人厨櫃之物而令人不見耶亦可異矣昔者宋仁宗謂輔臣曰朕觀王欽若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陳彭年等五人同惡賊害忠良時人稱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臣不意繒芳等遂能媲美古人宜其敢于哆口無忌也宋臣范仲淹嘗𭣣日夜謀致太平石介奏記于𭣣責以行伊周之事姦邪夏竦怨所以傾之則陰使女奴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

周爲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因併傾富
范飛語上聞三賢惶懼皆不能安其位古姦邪之
賊害忠良類如此亦復何怪惟是石介之所以取
罪于竦者則以慶曆之詩有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爲之招臣等之所以取罪于圖者則反之不得其
故也故冢宰以心腹待圖而圖如此以愚冢宰則
圖負冢宰矣圖以心腹待縉芳等而縉芳等如此
以愚圖則縉芳等負圖矣或曰圖與縉芳等實共
謀之何謂縉芳等愚圖也臣曰微縉芳等圖未必
至此臣固終惜圖也冢宰古之遺直也青出誰手

應不肯昧心
皇上試召冢宰孫丕揚　面問此書之來歷併索此
書下之九卿科道會勘眞偽果係鄭繼芳所作臣
與紹徽會寓目而為繼芳等所竊得也即當寸斬
臣以為人臣結黨傾人懷私不忠者之戒如青係
徐縉芳等鑿空自搆陷害臣等
朝廷自有公議亦非臣愚所敢知也一念朴忠止知
有
朝廷不知有權貴言不隨時行無反顧遂成水火之
情形自致高厚之跼蹐內而近侍流蜚語于

至尊外而大臣提假書于當事所謂羌夷揆彰風鶴
皆兵臣今日不去無死所矣伏乞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衷原非矯飾罷臣之職放歸田
里庶可以謝劉及徐縉芳等臣苟不即塡溝壑即
躬耕南畝頌
聖德有餘榮矣
庚戌十二月十四日

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縉
芳揭爲貪臣設謀布毒乞發私書來歷以破羅織
事職近因臺臣金明時之波及不得已而應之明
時復有一疏必欲求勝支離蔓延信口亂唾或扯
人應已或以已傍人激之以剝膚要之以申辨業
已心顫手亂欲蓋彌張職無容再發其殲以傷雅
道據其所切齒于職者不過爲職出書救顧憲成
一事而突生揑造按臣家報一節虛懸籠罩令人
茫然不知所從來職不得不據疏折之夫顧憲成
清修直節海內望爲山斗未聞眞定山東與之爲

讐也何以謂職駁顧憲成即爲叛眞定山東也職信心信理明目張膽旣已顯斥銓部何事乞憐諸臣明時蓋自以乞憐姚文蔚陳治則等之故態而轉掛冠之他人耳私書一節旣云明時投之太宰授者有人則書所從來豈能逃于太宰之明鑑乎職不知投臣何以有私書而得遣之太宰也職不知私書何以遣太宰而得聞之明時也明時何不質私書之所從來于太宰而故懸猜疑之詞太宰何不發私書之所從授以明示而致開羅織之網職每痛恨四明之餘黨與崑山之私人日以摧折

忠良爲謀害造蜚語叠出奇事如往者朱光祿入
京沒頭帖子榜滿朝房邪類機關良可概見今柰
何又作此鬼魅一着爲一網打盡之阱也職頸血
可濺而明時若以曖昧叠相加則當與明時共詣
皇天后土明時手足雖已拘攣聽人提弄中夜自
思未必無纖毫夜氣果能誣人爲揑造否他日水
落石出明時何面目見職也抑聞長安嘖嘖有謂
明時稱書爲假而擢州一着已甘心于泰若以疏
爲書後應也此明時之未及檢點未可知又有謂
明時輩密謀爲此書挽亂察典踪跡敗露計無復

之先自發覺反眞爲僞以爲逆守似此則又鬼魅
之傑而天理之所必誅者也明時卽無賴未必至
是然聞之人言如此姑存之以爲他日公案職候
諭之人不宜再跡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王圖爲直陳私書聞見以祈
聖鑒以消羣疑事臣待罪詞林原不敢與聞吏議惟
是五年大計臣叨掌印務衙門諸臣例應吏部都
察院會臣考察因此時有諮訪偶於十一月間傳
聞有浙江巡按御史鄭繼芳貽京中同官一書內
有欲去福清先去太宰欲除太宰先除倉場及耀
州兄弟又有斬斷秦脉以秦攻秦等語臣一聞之
患在剥膚傾切驚懼細加訪問未覩實跡臣已置
之不信矣是何人謀欲逐臣乃捏言是臣手抄轉

送太宰誑誘聳動叢禍於臣若是書果有實跡臣即當上叩
天閽寧止抄送太宰然臣原未目睹從何抄錄既云係臣手抄出自何人眼見又云轉送太宰其字跡必在發付公庭一辨可知柰何以捕風捉影之詞强入人於天羅地網之內乎大計在邇臣衙門之事臣爲政聞有大姦大惡思脫計典故設此機穽計欲逐臣臣今去矣印已封發孔目聽待臣辭
闕之日繳送 內閣臣不復詢聞察事矣竊恐蜚語日盛羣疑未消輒敢直陳其故如此伏惟

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纘芳揭爲大奸煽禍陷人自全從直剖白以存天理人心事近因金明時以私書波及職巳疏揭畧明心迹然皆未聞敢直指爲職也及劉國縉疏出則直云職等合謀于王圖之家職謹一一折之夫國縉既云職等合謀是係何人限見也合謀必有所語是誰何語也捏造必有筆迹筆迹何在更是何人之筆也若無實見實聞而第云得其書于太宰此更易明有送書之人則必有授書于送者之人有手錄之人則必有傳原稿之人試以面質之太

牢核送書之人究其何從得來則送書者豈能爲揑造者諱也送書者據所有而送之其罪小揑造者以無爲有以虛爲實其罪大彼送者豈甘以身爲職等當鋒鏑也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國緒等何至喪心而自加誣執乎若以職平生好爲激昂而懸虛疑之則莫有之案何以服人若以職等近當塡諠訪單必有異同議論則不繳單之說爲日已久國緒等苟無愧于心又何必多疑此適足以明其避影之愚也且信口誣蔑揑稱五鬼卽國緒已爲造妖言之首矣四惡之說長安喧傳明指國緒

等而職初不以汚筆端士君子光明正大自宜如此乃目職之辯疏放肆無禮國稽固衣冠一御史而職亦俟　命之部臣有何放肆豈當此横誣而令職獨不言也至于職起禍之根源職非不能言但時當察典且俟公論之定矣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辛亥十二月十八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京察大典佐理丞
堪懇乞
聖明速簡總憲諸臣以定衆志事竊惟人臣之服官
譬若擔夫之負荷外相其時內量其力力可爲稱
不爲是負國也力不能爲而强爲是誤國也至乎
誤國而負國之罪益不勝誅矣京官六年考察吏
部主之吏科河南道佐之而臣院以與聞末議介
于其間自臣叨胄京衡典凡四舉臣院當事諸臣
可縷指數矣丁亥則辛自脩癸巳則李世達己亥
乙巳則溫純皆左都也未聞副都御史而敢尊之

也又堂上三臣皆具官未聞一副都御史而敢兼之也今臣何人今日何日哉自

聖意淵微可否置之度外而群言淆亂是非無所折衷本公論也美惡何妨並觀而終于分門相角則雖公亦私矣本正也勝負何須着念而離以陰施陽設則雖正亦險矣不知鏡裏妍媸本來自在優場打諢過耳如風若徒以一事之異同定六年之賢否恐當事諸臣不若是之小也蓋自到任匝月而長安之靜者復動噤者復譁則臣之不稱彈壓大略可覩已況居期受事秉正則嫌于偏執持平

則類于謅停安能揭日月于通衢而化參商爲同

氣臣竊自考察惕然有餘懼焉伏乞

勑下吏部將原推左都御史呂坤即賜

簡用免其具辭兼程赴任仍將原推左僉都御史高

舉顧憲成查照甲辰外察事例一併

點用庶正人當軸衆望攸歸蛊霧立消堯天再覩而

得以卸肩藏拙不致誤

國負

恩臣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庚戌十二月廿五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爲撫臣飾辨可原邪臣惡狀難掩謹述長安公論仰祈

聖明鑒察事臣于本月初七日具疏糾察翰林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內閣害兄縱子納賄養交諸狀舉朝士紳孰不壯臣之敢于犯奸核于觸諱郎王圖疏中亦云醞釀至今似知不容于公論久矣頃接保定巡撫王國一本爲兄弟關係倫常臺臣無端造揑懇祈

聖明鑒察以維世教以正人心事大約謂國兄弟情好素密臣橫加惡詈也者臣虛心自揣果圖無害

兄眞情則縱子養交已足入罪何必更躡不根以次
涸
大懸乃圖立心大險管進大驟意見旣有異同兄弟
遂分吳越大僚拾遺駮駮八九長安有耳共聞國
何可置爲風聞無據也郎國疏中亦云言及時事
書札往來家庭骨肉何至參商等語則國且自疑
其非臣之揑造可知臣拜疏后有謂國必疏辨救
圖蚤弟雖不舁兄不可以不友而且以緩急覘國
之用意係定違 京師承舍往來五日爲期五日
不至而人始疑十日不至而人益駭逾半月而遜

至人咸謂國爲亂所追非國之本意此棠棣之詩

云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臣望此疏久矣而稱惟

其不蚤圖得臣疏點破雖不便于圖寔是便于國國

陽翳臣亦安知不陰德臣乎徐縉芳寡廉鮮恥逢

人獻媚傍門傍戶到處借援如見王國即力抵國

所痛絕者以迎合其意而得其薦舉又假道東林

以反國之所甚惡陰陽首鼠面是心非旣愚人權

要之津又累人知人之鑑國疏云舟次臨清縉芳

來見談及是非邪正了了胸中臣心亦賢之乃考

選之

命未下縉芳忽徧建言臣以書往訊謂且當自重以
報
聖明復罪縉芳翻案等語夫謂其明于是非邪正而
賢之是即縉芳之執贄以求容于國也而又云建
言失于自重業已自明其反覆何獨謂臣不然至
于以臺攻臺非臣作俑臣亦欲確守舊規以存雅
道無柰臺臣交結王圖引進縉芳輩弄出翻天覆
地之狡謀造成出神入鬼之邪筭六年大計任情
撓阻臣乃拚官拚死出一疏以挽回時局羽翼計
典原非立意傾危豈得豫云禁臣若假書一事圖

果五覓同謀如御史劉國縉所云恐將來秉鈞當
軸之大臣不應有此舉動國豈能為圖諱而圖之
得罪名教貽羞青史即臣孤亦贅詞矣若臣忝竊
耳目職在觸邪國感激時事發憤于臣臣只平心
原之公論折之臣自此惟有靜聽處分屏跡林莽
以避奸黨雄鋒于願畢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庚戌十二月廿五日

山東巡撫黃克纘揭爲近閱邸報見金道長疏試
考選候
命御史徐縉芳內有云拷擬淮撫千條以爲獻媚山
東之奇貨及功名到手則千條罪案變爲千條相
業等語所謂山東益指本職也職與徐同里閈且
有姻好徐又已故給事舍姪黃道瞻受業門人職
以通家子弟待之書札往來嘗勗以受職之日當
盡言而不可輕言至於以淮罪千條取媚於職則
寔無此事職撫山東淮上則總督山東漕運事體
相關本無嫌隙惟陳增故事淮徐道副使卜汝梁

將山東解去礦稅銀八百五十兩委官李麟錄四百兩隱匿入己而以百兩賞其快手管大本歇家吳光宗以滅其口及職移文查此銀下落乃僅吐出四百五十兩作贓銀解進餘銀竟不肯吐職心不平又因汝梁門手本與暨祿令其委官來山東郯城館陶灘縣等處二十六所立廠抽稅職以稅經題明包納不許委官而汝梁敢抗違

明旨乃具揭部科數其奉迎中官而汝梁自知公論不容具呈乞休內有黃撫臺非太監委官等語准

上爲之具疏以

聞職不得已疏發汝梁隱匿山東之銀及嫁禍山東事凡有兩疏一揭不敢傍及他事蓋職與淮上形迹相左以此今復五六年矣夫職參汝梁而淮上救之迹類晉楚爭鄭然本為地方公事理直則已縱有人以淮罪千條媚職職亦不任受德近因東林救淮上而徐薇東林迹涉代楚救江東然東林為職同年一時稱贊縱有人極力為之左袒職亦不任受怨故為此語者或因卜汝梁舊事而生出一番議論也然言官得泛論國是鎮撫則各守封疆若職身在外而樂聞人過是干與

朝政職之所大恐也況實無此事豈可無一言以自明其餘疏中別事則職不敢與知矣須至揭者

辛亥正月初八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等爲催
請考察日期以便轉行南京事考功司案呈照得萬
曆三十九年例當考察兩京官員一應考察事宜
節年奉有
明旨照例遵行外所有日期相應預定等因到臣該
臣等查得考察日期舊規定于二月初二日會同
都察院并該衙門堂上官嚴行考察目今正月過
半時日已迫勢難再遲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 部仍行南京吏部一體遵行

辛亥正月十七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為邪謀愈出愈奇人
心大壞關係匪輕懇祈
聖明速賜處分以銷傾危以懲黨惡事先是臣之論
王元翰也一時救者傾動南北而南之兩衙門諸
臣爭出其奇私相救援後且出有公疏故人徒知
南之救者甚于北而不知就中挑激播弄者實由
北之二三憸臣提其線索故嘗曰初開其辨實則
有史記事繼發其疑端則有胡忻又繼則有史學
遷一疏似欲速臣之禍機者孰意其學遷原疏及
被胡忻史記事謀改發抄則深欲中臣一則假此

以號召南北之響應及被臣參破而學遷始有一
辨揭發抄內曰不知何人將原疏前後改竄等語
又得以據其言直求欺罔之人于是忻等見形詘
既露不得已上疏認罪內曰是臣爲朋友之義改
竄數句等語夫學遷固朋友也將其偏護未甚之
言竟改之與元翰記事設謀之旨同一聲口是爲
學遷乎害學遷乎其實不過借學遷以爲元翰耳
獨不思悖通國之公論固黨與之私交忘
君父之大倫濟朋友之顯惡諸疏具在
御前尚未批發而紊亂

朝政按法應斬其罪依然在也其後是非既明無復
敢有爲姦貪庇者忽王基洪由南來一疏突起其
端復欲借李三才事以爲元翰解免地乃敢以二
三人之私疏假爲同衙門之公本又公然敢欺我
皇上隨被同臺之臣劉國縉耿鳴雷等一十四人具
疏不認然後懼
皇上斧鉞之誅竟辭南都之學差託而逃焉夫基洪
等身任耳目反欲蔽我
皇上之耳目職司紀綱乃且甘心壞我
祖宗之紀綱諸疏具在

卸前尚未批發而說謊支吾按法應斬其罪依然在
也今一年有餘公論久已大明乃陰謀者終不肯
自已聞有移書千苑阻撓　討典以庇之者而今
且
京師喧傳謂有揑造臣之家報暗投銓臣謂臣欲黍
輔臣太宰及倉場侍郎諸大臣以絕西北之脈夫
臣生長
京師夙寡交遊甘退守恬受
命以來矢一心以報
主見有姦貪煽亂僨爲一舉直以死生爭之不知有

所謂東西南北之黨乃諸姦每欲假此庇元翰以言臣臣之伶仃家有七歲稚子耳臣有家報商議臣將誰與議乎況今二三大臣秉公持正勞瘁百端天下所共為倚庇也即我

皇上未嘗不憐之重之無可論而欲犯天下之公以自底匪類萬無此理又況曰家報若果有之自是密秘何得入讐人之手是前之屢欲欺

皇上者其計旣不得行今之巧於媒當路者其姦固易售乎堂堂

聖明之朝濟濟冠裳之衆而乃有此造言生事欺

君閒上之流即向來妖書之竊發亦此無忌憚之輩而甚焉者若不亟為嚴究以杜其漸將來魍魎魑魅且不知所底止傳之史冊謂我
皇上為何如王所係良不小也然前之宣傳者原謂
今考選候
命江西道御史徐紹芳與考選候
命四川道御史李炳恭藝衣小帽連三四夜入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之幕共為謀陷三臣之長班皂隸守門人役無不見且駭之以致長安煩言嘖嘖及假書一出的係王圖之筆跡所以閧

然相傳載之小報臣止具疏欲辨尚不敢直指其人今見御史金明時之疏乃知其所傳爲不虛也夫王圖與徐縉芳其夙行之穢在人公道之口臣不暇論辨李炳恭舊爲歸安縣知縣臣所屬也臣初入地方時隣大計尚未悉其爲人積久則皆謂其閃爍貪橫真有如豺狼之不可近者毋論苞苴所入之無筭皆部民貲郎李信齊等之過付而究在庫無碍之官銀與濫派幫貼之冗費無不搜括一空巨萬贓私半充槖橐半以賄納東林不肖之人是以虛譽日騰橫肆無忌試即前德清周知

縣以童生一事受其薿菲遽遭重黨而致童生十數人禁錮終身誰敢有犯其鋒者臣特不忍苛求於既去之後耳今見臣久駐湖州懼其敗露而多方誹臣臣雖不知其所喧傳者衆且遠矣然害臣其小者也獨惜王圖大臣也不養重而養交惟收私人于幕下不樹人而樹黨欲美當事於掌中謀出於羣姦書成於一手而彼縉芳炳恭者微服夜行衣冠掃地甘爲厮隸之行覗彼雞鳴狗盜之徒

抑又下矣豈不羞

朝廷而辱此華選哉均爲

社稷之憂也總之元翰以假意氣文其實姦貪以頤
擊排濟其眞汙穢以大機局愚其衆知交惟利祿
名位之共圖故肝腸謀慮之多合而圖與胡忻等
久與之同臭味故突出一奇以爲報復而不知事
屬太奇適犯鬼神所惡令走卒下吏亦得抱不平
喧嘍之矣豈
盛世所宜有哉懇祈
聖明
勑下部院將喧傳所執之書取臣之手筆比對如出
臣手先將徼臣罷斥以爲誅害忠正大臣者之戒

如係王國筆跡將同謀二三邪臣酌情罪之輕重而置之法庶眞僞辨而人心知儆所裨於世道人心不淺矣然臣又切仰窺我

皇上前者一切不理之

旨非眞厭薄棄置以自懸其治也當衆言淆亂之日正欲使諸臣紛然雜進各自呈其面目寬以收其忠邪徐以定其眞僞而後以嚴行其賞罰是不測之威終莫令人易測而非果置之任其忿囂無已時也今朋奸益變爲神奸陰惡益肆爲顯惡事事

俱荏

御前正宜一發而各按其罪則天下萬世將無不頌
聖天子之神明
大聖人之作用一時若行
日月於中天而陰邪立消陽氣咸洽
聖德光昭九有而人人游
堯天舜日之中矣
宗社幸甚臣無任云云

湖廣廵按史記事爲邪黨蓄謀已久小人懼察突

發懇乞

聖明先罷臣官以謝讐口卽

勅行勘以明　國是事臣最愚極陋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　命之按楚自去歲六月二

十三日辭　陛出都至七月終抵臣家九月間有

客自北來者徑爲臣問京中消息客歔欷言人情

愈險愈奇迸有二說一說欲剷斷秦脉先叅掌院

王圖以杜大拜并叅臣以杜敢言又一說群小畏

内計不免欲爲先發制人之術要叅一二正人以

自救臣歎曰斷脈之謀其畜已久而先發之說
新聞也臣與客又歎秦脈之生絕自有數何算
乃爾忠義之激發自有人何慮臣乃爾內計有
議有公法又何張皇乃爾小人心腹真堪一笑
十月臣又按楚受事十二月十九日臣巡楚將
行與撫臣張問達亦畧言京中情形至二十六
臣至岳陽次日晚接邸報見金明時果參王圖
誣臣數事而客之告臣與臣之告撫臣者其言
矣夫明時貪污其贓私狼藉郡中士縉莘鄙之
參臣也正見臣不與明時伍也亦何必辨第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而知其邪臣耶言梗槩聖

皇上垂察焉夫臣之居官晉之士紳知之臣之居家臣之鄉紳知之臣安所得八百金哉即明時與臣同咨同官臣且羞與之談況臣所欲誅之陳治則哉明時亦知人之悉其汙故先以汙扯人不知清濁自異流也至於史萬華由二由三牛雲精等臣初不知其爲誰而成司禮之打點與閹璫之結義臣初不知其所指無風無影說鬼說夢何明時心欺至此至王元翰二十攅之說尤無天理之甚何也元翰被叅後鄭繼芳等使人晝夜圍其宅故繼

芳疏曰我知元翰無神輸鬼運之術矣劉國縉疏
曰近聞元翰挖坑埋贓希堵口求勝矣及元翰罄
身出門陸夢祖又疏曰元翰被參后朝欲使一人
焉持數千金走南京置產不能暮欲使一人焉持
數千金走揚州置產又不能原疏具在是皆元翰
不能携資出門之明證也而二十揹何以至臣寓
揹至二十抬夫用四十名此豈袖中物乎元翰寓
在石駙馬西頭臣在箔子中街是時劉國縉正廵
西城而房莊麗王孟震與元翰同街相去不遠而
與臣對門者工部張嘉言工垣李瑾與比隣者兵

垣胡應台萬目萬耳二十損將誰欺乎况四月初
二日臣同諸臣辭　朝謁　陵而繼芳在焉初六
日臣同諸臣回　陵見　朝繼芳亦在焉歸來始
知元翰為史學遷參及憾此心無以自白於知己
故罄身出門耳學遷初二日疏至元翰初四出城
臣在昌平又有百里之隔明時亦何忍出此言耶
又云臣與顧李鄭合臣豈肯之美士昌為職督學
座師以入
賀參奸相被降臣出城候之偶值顧天埈李騰芳在
坐臣見二臣議論慷慨心竊慕之鄭振先占今第

一權奸疏大快公憤臣心尤慕之故南都叅顧李
臣疏駁之無何而天埈回南大發難端臣又疏叅
之總之或與或叅皆爲　國非敢如明時等背公
死黨甘壞　國家而不顧也明時將以此罪臣乎
至爲王淑抃出扎原以破明時之奸非敢爲淑抃
求庇也當王淑抃初選縣時明時輩即造言曰王
作令正人鬪之歎曰名次該翰林爲何使其選縣
氏之本分何加焉後淑抃方卽令子選縣至出城
林答嘱其子目只問兒要十又群然曰王翰葛正
父子答語外人何得聞焉至人鬪之又歎曰三十

七年十月內臣同官蘇惟霖語臣曰我五月間條陳疏有　畿輔之地有司貪肆一語原爲定與發後聞定與不至於此方以爲過今有人欲借此爲害寶坻卽借予以害其父倘其說遂行又恐借害寶坻父子以害我我二人可移書關差以破之故臣曾寄札於明時尤託有造言者何巧且險也之句夫所謂造言與巧且險者正指明時耳而以此爲臣罪乎至徐紹芳閩人也與臣何與嘗咨訪時正人多稱其有識有才有力臣加三圈夫一時臺省約三四十人各有訪單臣不過三四十人中之

一人耳而亦以此罪臣乎然臣又知此疏非明時一人意也臣自被　命以來發奸指佞曾無餘力如參李廷機沈一貫等與蕭大亨趙世卿等與申用懋陳治則喻安性姚士慎熊鳴夏等奸黨已切齒於臣而其最深最不可解者又無如破新舊科道互相攻訐之疏又無如破參貂璫卸權之疏又無如綴治則大欵六條小欵三十條力請兩覲之誅之疏蓋群奸合門客計方幸有一奇以脫罪而臣力破之方借治則爲中堅而臣又力驅之此其恨臣最深然尤不敢發至鄭繼芳參王元翰就革

論事何不可者乃以平日之抗章皆爲今日之罪案故臣聊爲持平之論而胡忻言之史學遷言之各疏語意甚平未嘗直斥繼芳也乃繼芳力攻臣等若不共戴天之仇是又臣招怨之一也顧天埈奔哭于太倉吳門四明諸家約結周孔教沈思孝勾連遠邇密布要地而二十年來邪黨頎然歷聚希圖大舉未幾而孔教果見保揆輔果見參議攻太宰者勢且訌然臣激于公義而發之此又臣招怨之最深者也無何邵輔忠參淮撫李三才次月有人謂臣曰輔忠已草三疏一疏參淮撫有救者

出第二疏再有救者出第三疏其意益探臣也臣詳勘輔忠疏名爲參三才而意實不止於三才如吏部無眞官評天下無眞道學在　朝之士紳在野之名流一網收之眞亂天下者也故不敢私避其鋒以明誤　國家亦聊一駁正之其言甚平也而無奈參淮上者必欲甘心於臣是又臣招怨之最深者也又無何而劉時俊嗾錢策參金士衡段然於南而臣糾之又無何而王三善輩以尺牘參顧憲成於北而臣又糾之此又臣招怨之最深者也然尤不敢發也茲者內計期迫小人自知難

而挑激者又乘間主使於是五股之人合而為一
而數年謀斷秦脉之秘始借明時以攘臂也閒主
盟者詞林有人鄉曲有人素號君子而誤聽小人
與素號小人而陽附君子者比比多人其蹊徑殊
其歸着一總付之公議不忍盡指明以傷雅道即
明時臣亦不怍以邪正分途已久不足怍也此邪
謀不知王國會闖之否國友愛素篤其何以為情
哉嗟嗟自古小人未嘗不嫉忌賢能者而公道自
在如宋元祐時謝景溫參蘇軾以商販矣范致虛
參程頤以邪誕矣而當時貪廉邪正之分何嘗不

明此尤往代也七八年前錢夢皐參溫純矣康丕揚參沈鯉郭正域矣而今日邪正孤黨之分何嘗不明群奸不過謂章奏不下

聖斷久稽即黑白變亂其誰別之是非顛倒其誰持之不知秦檜倖保首領而不能逃萬世之誅岳侯雖遭奸毒而永享萬世之祀是邪正之報有不在一人而在天下不在一時而在後世者明甚等勿謂天地鬼神之終可欺也臣今日不謂秦檜惜而竊爲

國脉惜不爲臣一官惜而深爲言官惜不爲群奸之

害正情而重爲

聖主之孤立惜也若臣當抗章擊奸之日已切長林

茂草之思矣不然豈不知有今日哉伏祈

皇上先將臣罷斥之以遂彼報復之願仍將救王元

翰李三才疏并臣與金明時居官各狀

勑令部院從公會勘如果臣爲奸爲黨爲貪當誅臣

以謝群小如果明時爲奸爲黨爲貪當誅明時以

儆官邪一

旨傳布萬口歡騰庶幾　國是明而人心正廓清可

立睹乎臣昌任激切企仰之至

辛亥正月十九日

原任浙江湖州府歸安縣知縣今擬授四川道試
御史李炳恭為按臣誤信挑構無端波及謹據疏
剖析以明心迹事臣自己酉冬以歸安令入
覲按臣鄭繼芳舉臣卓異臣心德之考選事竣往返
書札繆承獎借毫無嫌釁唯臣賦質戇直或攖時
忌昨私書攻發聞有欲甘心臣而借以相誣者臣
擬具揭臚念事屬烏有不辯終明不意竟有以蜚
語譖之按臣在按臣急于自白遂誤聽人言而及
臣矣臣謂私書一節上有天日下有人心幽有鬼
神明有清議臣果與謀甘當寸斬若㨿論貪橫等

事以按臣加罪于舊屬何患無辭但臣斤斤奉法自矢氷兢過付何事歸安何邑而容此五載不肖之長吏耶無碍有無具懸尺籍徵派幫貼自有印單周知縣掛議權出按臣誰為冀非二三書生薄慾法在學臣何曾禁錮賄賂東林尤爲迎來排擊善類套語按臣亦為是言耶臣一人之身耳前見舉而後見刺愛則為之鑽毛出羽怒則為之洗垢索瘢毀譽之寄移而愛憎之至變也總之按臣有私書之疑而後有叅臣之疏長安有郵筒之報而後生按臣之疑夫按臣精神學術皆為王元翰一事

韋懷榮慮臣乎按臣有德于元翰絕無交至于玉圖並未識一面臣硜硜之守且不輕干晉謁又何至變冠裳而大壽虧敗檢之行及怨德之常謀捏私書以相傾陷此事至愚者不爲至愚者不信而按臣顧落人挑激播弄術中耶憶去歲南中叅疏有貪淫縣令藉建言以自文之語原有定指而一二憸人妄爲傳報致按臣纏纏辦語在事可鑒豈容再悞臣固不恨叅臣之疏而惜按臣之爲人所誑臣亦不恨謗臣之人而歎長安之境爲幻場也夫獎廉懲墨義莫正焉若果無交襍私意儘可靜

聽公評廼元翰之去國事逾數年猶爾揣摩羅織
株連候
命之臣暗弓影而成祟聽風鶴而皆兵効晝記于豈
鄉卸知証于班隸大開穽陷廣肆鉗網耆言未脫
于口而旁觀者已悉其閃爍之情態窺隊毒之用
心矣按臣雖遠終當得實竊恐今日造無根之言
以欺按臣者他日睨見冰消必且以挑激播美之
故而自悔耳總于臣何與哉臣係繼芳舊屬誼不
宜辯但因私書而賀禍于臣又不容不辯伏乞
勅下部院將私書根原查究真確庶讒口無可乘之

陳善類見株連之禍矣臣曷勝悚息待命之至

辛亥正月二十日

陜西道御史金明時爲懷臣貪肆譎邪自供自證

謹據疏折倒以祈

憲察事臣歲前疏叅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
圖因及御史史記事徐緝芳等隨該緝芳疏辯捉
影捕風說鬼說夢長安公論棄以腐鼠置之及記
事辯臣疏猥云賍私狼籍並無實款實狀臣之心
迹畧足自明似可相安無言至其自任爲敢言爲
君子謂非小人則邪正倒置黑白混淆臣義氣所
激有不容嘿嘿已者竊謂天下無兩可之君子無
獨立之小人定見定力百折不撓終始一節者眞

君子也人趨人諾占風使帆倏忽背叛者眞小人也記事陰陽變幻旣彌縫正人又巧結當路孚奪自謂由我向背果有奇驗長安士紳爭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種種情狀臣不敢盡言以傷雅道第據記事辦疏中所招認者一二平心折之當顧李聲勢熾灼時半席之交金蘭比契一經敗衂而大亂將作之疏出矣一人之身始相慕之深後相擠之甚勢在如蟻附羶勢去如鸇逐雀君子耶小人耶鄭振先方今第一權姦疏果大快公憤至其一歲三遷鑽謀獨舉吏部聳動南北擁戴顧李此其

人世所共擯者也始欲借鄭以交結顧李則慕之既欲脫卸顧李之黨則殺之君子耶小人耶王淑抃貪酷淫縱

國朝二百年來未有其比記事反貽書遊揚討免察與甚則遷怒於出單者陽示德於子陰結歡其父君子耶小人耶天下無兩是之事故調停之說最亂　國是而惑人心方今王元翰李三才之是非昭垂日月如記事持平之論已立於不是不非之間況名爲持平實爲王李左袒王李何如人則記事何如人君子耶小人耶王元翰贓私狼藉討無

可出　國門乗臣等奉差謁　陵之日𥫗寄頓於
史記事二三死黨及徐四索取則托名被盜托名
使費分文不吐始焉受其寄頓本為死友密交既
而見財背義何異探囊發篋君子耶小人耶徐縉
芳貪譎陰邪仕紳目為異類单皆又壞擬定開曹
記事獨遝衆三圈門生侍御臣等三四十人多見
在京城問記事一人而外三圈縉芳者有幾把持
考選濫庇匪人君子耶小人耶稅棍牛玄精陳文
孝等謀保梁永再往織造神人痛憤記事反居停
各棍力為請托滿朝薦貽書秦𥫗其事彰聞為彼

鄉紳所不齒乃槩委曰不知爲誰將誰欺乎爲
稅棍作逋藪爲閹璫作走卒君子耶小人耶大臣
收賢士而進之君君舉賢士而用之天下四海爲
家百流共濟不聞其脉在一方也又不聞此方之
人單爲此方之脉而置　君國大事於一膜之外
也秦脉兩字何其忍於忘君耋
皇上拔起秦中一二大老專爲秦人接脉而太宰孫
丕揚等奮起田間以圖報效止自顧同鄉之脉乎
記事厚顏諂附爲取媚固寵之地殊不知迷寃之
鬼甫出春明而太宰巳急急廉訪王元翰李三才

之黨矣且浙脉蘇脉諸君子之所以攻四明吳門者而記事反以之厚自誇詡抑何其甘踏覆轍乎敢言人士之美節亦諫官之職分人有以此名相加者惴惴懼不敢當未聞有嚚蹇自任於
君父之前者也況其摭拾唾餘專爲牢籠顧李繼娟王元翰淮撫實則擁戴王圖臣故仰慕前修靜觀鷹犬如楊繼盛　世宗敢言之士而鄢懋卿則嚴嵩敢言之士也劉臺鄒元標
皇上敢言之士而曾士楚于應昌則張居正敢言之士也王圖記事得無類之亦足羞矣　計典發單

在十月收單在十二月記事遠在數千里外臣又
未嘗保會保横奔走權門賛皷新進何以知臣懼
察温都御史逐幕客非死黨者也泥鯉郭正域見
傾于妖書非揑造假書者也　天顔咫尺瞻對不
遠不知客是何人敢以虚突　君父而自家兩笑
正人亦兩笑何正人與記事當此天妖物怪之秋
絕不見憂形於色而動輒向　至尊前開笑口而
又何其以一笑了天下之事也王圖曰秦脉記事
亦曰秦脉王圖曰以秦攻秦記事亦曰鄉曲有人
王圖曰臣衙門有大姦大惡記事亦曰詞林有人

王圖曰未任實坻時聞人設祖以待記事亦曰父子密語是其喘息呼吸儼若家人父子貫串相通亦足以見其胆囓心驚茲無置對不得不向王圖喉下取氣息耳故記事者臣叅其保元翰則自供矣臣叅其媚淮撫則自供矣臣叅其救王淑抃則自供矣臣叅其戴顧李背顧李則自供矣臣叅其擁戴王圖則自供矣臣叅其庇徐縉芳等則自供矣長安喧傳僉曰記事此疏非辯疏乃供狀也公道自在人心臣本不必再為番駁但其反覆放肆之狀無人敢告於

陛下臣故掇取　斧鉞之餘生揚眉論列只就疏論疏毫不及其訪單條款以自附於臺不攻臺之誼者如此至假書一事果其得自耳聞當直云出於何人之口果其得自目擊當直云出於何人之手如曰原無此書則王圖直陳私書見聞一疏業已入告　君父何復含糊怨望不吐不吞將為造書者曲庇乎將以假作眞朋謀合算一唱衆和難言下手之人故噤不出口乎此皆養交流禍臣願王圖亟亟剖分毋至以一節喪盡生平則臣言猶庶幾為他山之石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辛亥正月廿二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為微臣病不可支義不當留懇

乞

聖明垂鑒番放以全餘生以成微志事歲除前臣被

金明時揑誣不情數事臣已具疏辨祭靜聽處分

矣無何見明時辨徐縉芳疏又云待臣辨疏至將

來發條款盡數發出臣笑曰前日之言已屬無風

無影今日又將撲風于無風之外捉影于無影之

外乎臣不知何仇于明時而不勝不休至此大都

一言可蔽曰爲沈一貫李廷機等顧天埈沈思孝

等陳治則申用懋等報復耳臣前歲有大亂將作

疏臣相知者力止臣云自救王元翰復鄭繼芳等方側目未已今再有此疏天埈思孝等必百計圖復其禍立至臣應之曰言則禍身不言則禍國與其禍國毋寧禍身臣疏中亦言之臣昔有奸相嗇意臣測一疏亦嘗言死死于忠死亦生也生于佞生亦死也臣矢心如此故兩年來以弱軀犯虎口而不暇顧孤挺當千鋒而不敢避又何惟有明時之今日哉總之是非在天下臣不願與明時較惟一去可以謝明時聾耳而臣之當去者有四一曰病不任事臣三十四年入京是冬即有妻妾之變次

年又有子女之變客邸悽傷兩手麻伏自分必死矣過歲半有起色而目病又輒經年昨九月[illegible][illegible]赴楚臣長女復亡一號仆地嘔血數升五年積悴又盡發于一時臣病實不能往秪畏限期已近審央已過而請告無時不得不強病出門親友送臣者臣暈不能揖弱不能語只能一拱手為別耳後途次調攝月餘漸覺痊可及入省積案堆山日行旁午而舊病勞發今頭眩背痛目腫氣塞百務一切停閣而誤事之罪其將安辭臣不可不去也二曰誠不動友臣在都中常與三五厚友朋曰我輩

要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方可匹師濟千萬一故相
知中有意見偶誤聽聞偶錯或被人巧用或借衆
報私者即苦口救正原欲效他石以相成不虞角
操戈以相報也此果熒惑之入深乎抑亦驕虎之
難下乎友不我信伊誰之咎臣不可不去也三曰
搆泰未已當萬曆十五六年時有一奸人
皇上即明斥之迨二十二三年後有一直臣奸相必
巧擠之明斥之而天下喜巧擠之而天下不怨喜
者爲
朝廷有公法不怨者爲

皇上無成心也故邪正角立黑白甚明至于今正人犄邪曰清議明邪人攻正亦曰清議明正人惡邪曰吾不忍若輩之害國家也而力驅之邪人亦惡正曰吾不忍若輩之害國家也而力攻之有如狐妖爲祟一女而數夫不知誰爲眞夫一夫而數婦不知誰爲眞婦世道若斯憂時者惟有流涕已耳

可恨權奸當

皇上聽言之日欺君以罔上而黨同伐異能令廣大陰佐之當

皇上不聽言之日又合縱以連橫而遠交近攻能令

鷹犬明探之竊恐爲秦佐捕禍無了期臣不可不去也四曰勢敵宜避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數雖不勝亦各安于其類也今則名爲君子而陰用小人以行其私致小人千派歸一亦幸借君子以行其私至于今無讐不報無怨不復無君子不被謗無小人不吐氣而欲攻眞小人則假君子出而援之欲攻假君子則眞小人出而援之聲勢相倚長爲奸長安市上任其豔䰟而莫可誰何路行人歛迹臣不可不去也雖然君子之心平小人之心險君子

間小人輒欲擠異已于淵底君子之立言逼眞小
人之造言鑿空虛心一照有如日中魑魅魍魎又
安所逃哉此臣不願與明時等較也臣又見明時
與劉國縉疏有太宰處私書一節臣遠不敢遙度
第想八月間光祿朱吾弼入京匿名帖布滿長安
由此推之何人不可誣何言不可揑何事不可生
也私書匿名或出一派乎匿名帖不敢認私書又
誰敢認無怪其張皇若是耳明時不認私書是矣
然兩疏字字與私書相應竊恐自爲私書之證也
臣以爲今日之私書就如前日之匿名帖不久終

當發露耳嗟嗟國之治亂有數人之行止有命明時其如數何其如命何自今以後臣尤望明時輩捐其成心還之大道擊奸之人不必盡讐用世之士不必盡忌不必以己爲正還須自人定之不必以人爲邪亦還須自人定之是非聽廟堂之評用舍由

朝廷公斷庶幾哉攻訐聚訟之風可以少息而敗壞于前者尚可收拾于後乎吁臣言止是矣伏祈

聖明憐臣之病體臣之情蚤放歸農則優游泉石頤

養天年皆

皇上闡發幽潛之恩也賢乎搏擊不效而開悠起懦抑又

遠矣臣葛勝激切悲鳴之至

辛亥二月初二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爲察期未定人心滋疑懇祈
聖明蚤斷以重大典事竊惟京察六年一舉所晶別
邪正澄清世道一大關鍵也陰陽消長之機實決
于此故澄清必肖羣品天下于此見日月之明舉
行不爽常期天下于此見四時之信今考察日期
吏部查照節年舊規具題請
旨不沓再三迄今仲春越朔矣乃尚杳然未蒙
批發遷延濡滯中外懷疑將緩視此事則黜幽大典
夙壓
宸衷即萬幾殷繁何至屢格況尋常啓事往往得

旨豈反以此爲緩也將重視此事耶則去留當否係于鑑衡之公私不在時日之延促主察臣工矢天日而行之薰蕕蒼素原自昭晰斬釘截鐵勢無兩可即累月之咨詢亦足以辨此矣如其不然展期愈緩掣肘愈多一日之優游不斷則一日之纏蔓難除

陛下不念乙巳之往轍乎彼時甄別已定黑白已分止因覲望于留中遂致紛紜于事後雖公論夕而自定直道欝而復申然國家元氣因之傷殘不小況今之時何如乎門戶愈多岐路更雜忠賢孤危

吏科給事中梅之煥爲計期原有定例
明旨又已報知理合裁行以竣大典事竊照京官六
載大計節年定於正月二十八日舉行業成定例
無復愆期獨於今歲正月二十八日改至二月初
二初二改至初五初五改至初十初十改至十六
十六巳經數易至今仍復不下過此又不知在何
日矣事出非常各生臆度臣固知其決不出
皇上意何也
皇上英明主也加以閱歷之多豈不知所幽重典事
之決不可已者有何猜疑有何吝情而亦復遲推

若此即云慎重其事但當慎于咨訪慎于推敲慎于處置使善類不至株連奸宄無從漏網止矣寧有弛法紀閣舊章蕪穢仕路以為慎者諺云簾久話多夜長夢多況此事何事此時何時而可令遷延日久枝節横生乎即今旬日之内有捏增新単亂投匿揭者若再稽遲更復何所不至其究使國家黜陟之權不在

皇上不在部院不在臺省不在功司不在通國輿論而在市井無賴吠聲射影之口混亂決裂不可收拾豈英明如

皇上而甘以否泰大關爲戲者哉且故知其不出
皇上意也或者謂題知而行恐涉專擅臣竊以爲不
然夫所謂專擅者必其原無此例偶因議起如汲
黯持節陳湯矯詔之類是也然當時人主尚不督
過反賜褒嘉大計之有常期原屬定例如鄉試定
於八月初九會試定於二月初九何常臨事請期
以滋瀆進賢退不肖事體正同安在大計之不可
照大比例從事乎況非吏部催請又奉
聖旨知道了是
皇上已明明報可矣就裏通融正是善承

聖意如必拘泥常套仍候報期萬一不幸一月不報
亦將一月不舉乎一年不報亦將一年不舉乎竊
恐候期之節小誤事之罪大且以
祖宗數百年之成憲而不克奉行自今日始又豈所
以明共順也伏乞
皇上念大典之決不可稽急賜　命名以便奉行倘
謂業已
知道不必再瀆該部合無題知竣事是即以義裁命
之忠以權合經之法也臣無任激切顒望之至
辛亥二月十二日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爲計期屢易殊非政體懇乞
聖明俯鑒部題以速竣大典事臣竊惟
祖宗令甲考察京官六年一舉其所關于治亂消長
之機比外計尤爲喫緊部題日期從來不爽未有
淹時越月數四更易尚未奉
俞旨者
聖意得無緩視此事乎則大僚及四品以上京堂咨
處犯撫自陳諸疏輙蒙
批發是
皇上蓋稔知節年舊例不可稍矣昨吏部又催請日
期奉
聖旨知道了是

皇上已明知即日舉行不可已矣羣情方且喁喁欣慰柰何復杳然未定耶若以為慎重此事不過慎重于諮訪慎重于處置使忠賢不傷于按捋姦宄無幸于漏網如是而已安有稽緩擔閣致 國家之鉅典傍徨通國之疑竇寢啟而以為慎重也者況主計諸臣甄別黨稽主持堅定而又經之以累月之諮訪不為不久亡審矣又奚事遷延日月為也且此時計典所關係又非往歲比也爰自累年章奏寢閣以來羣情壅塞日甚一日壅塞愈甚則議論紛紜議論紛紜則岐路愈多岐路愈多則猜

疑愈熾常恐日後不知將何紀極只今所以明
國是平人情使君子有所倚而得以自固小人有
所懲而不致敢肆揭日月于中天鎮抗梩之世路
獨賴此舉烏得屑越戲豫視之耶故此一舉一日
不定則人情一日不安坐令枝節橫生流言彌廣
彼思所以傾危善類者儘其神巧何所不至不啻
如偷串匿揭之類已大率近來時政總之操持之
極還爲廢弛
皇上每以操持爲廢弛而不覺今且濫觴不可勝言
此何事也而亦以此道用臣之所大懼也玆者部

催何止數次科臣彭惟成梅之煥又交章懇
請未蒙一報臣切以為逾期已遠郎日速畢尚虞
稽遲若復不定更待何日伏乞
皇上俯念 國家否泰之機勿靳俄頃 明綸急
命部請以便刻期竣事且 聖明業已知道恐難
多瀆郎如科臣梅之煥所請該部通融題 知亦
所以善體
聖意尤釐鉅典之極思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二月十四日